

<<亚细亚的孤儿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亚细亚的孤儿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8016245

10位ISBN编号：7508016246

出版时间：2009-1

出版时间：华夏出版社

作者：吴浊流

页数：277

字数：303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亚细亚的孤儿>>

内容概要

《亚细亚的孤儿》是以一次大战期间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为背景，揭露殖民者的压迫和奴役、走狗的无耻与卑劣，反映台湾下层民众的苦难、呻吟和抗争。

本书收录了他的亚细亚的孤儿、水月、泥沼中的金鲤鱼、功狗、先生妈、陈大人、波茨坦科长等九篇作品。

<<亚细亚的孤儿>>

作者简介

吴浊流（1900年6月2日 - 1976年10月7日），台湾著名诗人、教师、记者、小说家。本名吴建田，生于新竹县新埔镇，祖籍广东蕉岭县，毕业于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。1940年赴南京任《大陆新报》记者，一年后返回台湾。

1964年创办《台湾文艺》杂志。

1969年为推动台湾进步文学事业发展，变卖家产，创立“吴浊流文学奖”。

以《亚细亚的孤儿》、《无花果》、《台湾连翘》等长篇社会批判小说闻名。

曾居苗栗、南京（与李白滨同住），后移居台北市。

台北师范毕业，栗社诗人，为台湾二次大战后重要的文学作家，曾创办《台湾文艺》杂志，并在晚年设立吴浊流文学奖，被誉为“铁血诗人”。

<<亚细亚的孤儿>>

书籍目录

吴浊流小传
亚细亚的孤儿
水月
泥沼中的金鲤鱼
功狗
先生妈
陈大人
波茨坦科长
铜臭
路迢迢
吴浊流主要著作书目

<<亚细亚的孤儿>>

章节摘录

亚细亚的孤儿 第一篇 苦楝花开的时节 和暖的春天太阳照射在背上，胡太明被爷爷牵着手，一面数着脚下的石子，一面爬上通往后山的小径。

小径的两旁是杂木林；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树枝间跳来跳去，“吱吱”地叫着。

卵石铺成倾斜的山径，像永无止境地伸延着。

喘息着的胡太明，不知几时停止了数石子，留神一看，已经落在爷爷的身后去了。

老人正在山坡上一块较平坦的地方等候着落后的太明，他气吁吁地好不容易才赶了上去。

老人解开长长的黑头巾，让风吹在头上；太明也学着脱下圆碗帽，抹抹额上的汗珠，辫子渗透了汗水，发根痒痒的，但经风一吹，汗水立刻就褪干了。

老人忽然想起要抽筒麟烟（日治时期的烟丝），便把解下来的头巾重新缠在头上，一屁股坐在石头上，在那枝用惯了的长烟筒上装满了烟，让太明替他点上火，“斯斯”地抽起来，像是非常有味似的。太明从小就听惯了这种“斯斯”的声音，一听到这种声音，就像将引发出长长的故事以前那种带有诱惑性的先声，不可思议地会把太明带到一个心神向往的境界。

老人突然耽溺在遥远的回忆中，他把烟管的铜斗在石头上“咯咯”地敲着说：“一切都改变了！

爷爷小的时候，这一带都是高大的松树、樟树、枫树、赤柯、楠仔、楮仔和各种树木的大森林，山藤和蛇木也很茂盛，大白天里也会肆无忌惮地窜出狐狸和松鼠来的，再大胆的男人，也不敢独自在这儿经过。

可是，太明！

爷爷在二十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就曾经一个人在这儿走过。

” 从前，那山坡是土匪、强盗出没的地方。

如果途中有人被抢去了耕牛什么的，便再也休想找回来了。

穿龙颈（坡顶）一带尤其可怕，万一有人在那儿被盜匪杀死，由于地近蕃界，盜匪总是把罪行推在蕃人身上，然后自己逃得无影无踪，官兵也奈何他们不得。

可是，老人有一天就曾经若无其事地独自在那儿经过，那时他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。

当他走到山坡中途的时候，突然一阵阴森凄厉的狂风向他迎面袭来，他大叫一声，本能地把身体隐蔽起来，眼前扬起一阵漆黑的飞砂，全身蜷缩着动弹不得。

好容易定神向脚边一看，竟有一条很大的雨伞蛇出现在他的身旁，他战栗着倒退了几步，拾起足边的一块石头正想打去，不知怎地，巨蛇突然不见了，那仅是三四秒钟之间的事。

由于事态过于离奇，他把手中的石头向草丛中一丢，竟吓得半晌不能动弹。

以后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倔强的他便到目的地办事去了。

可是，归途中他走到先前的那地方，那块丢弃在草丛中的石头，竟赫然安放在路中。

老吓得目瞪口呆，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背心上直逼下来，失魂落魄地跑回家里，就这样发起高烧来，头重腰酸，老人深信自己遇见了鬼，但他却不肯请人捉鬼，只是每天一面发着高烧，一面嘴里这样骂道：“鬼东西！

是你自己找上老子的，要钱也得找个倒霉的家伙呀！

老子可不会有什么东西给你的！

” 这就是老人的抵抗方法，可是鬼怪老是纠缠着不离去，母亲放心不下，请了个巫者来赶“鬼”——所谓鬼，大概是指“赤脚大头神”而言——巫者用金纸一千、银纸三百、线香五支、替身白虎一对、饭一碗、汤一盅、鸡蛋一个，从病床送出一百二十步，然后把金银纸烧化了。

第二天，老人的热度便豁然退了，鬼怪纠缠了六七天，结果仍是一无所获，看起来还是失败的。

老人这样说着，豪放地笑了。

讲完了故事，老人说：“太明，走吧！

”说着，他站起来依然走在前面。

越过穿龙颈，视界展开了，炫眼的嫩绿茶园一望无际，在那遥远的碧绿的边际，横亘着青翠得像洗涤过的中央山脉。

<<亚细亚的孤儿>>

刚才所听到的关于穿龙颈那些不愉快的往事，就像一场了无痕迹的春梦般消逝了。

突然，相思树背后传出一阵少女的歌声——是采茶女唱着俚俗的山歌。她们听到太明他们的脚步，立刻停止了歌唱，就像有一股期待的力量扼住了她们的咽喉似的。可是，当她们看清了来人的身份时，竟大失所望地带着戏谑的口吻说：“哼！原来是老头儿和小孩子！”

说着，又传出一阵放肆的笑声。

“这种地方风气坏极了！”

老人一面感慨地嘟哝着，一面加紧脚步，恨不得早些离开那儿。

当时的士君子 and 读书人，是不肯随便唱山歌的，视山歌如蛇蝎的老人，似乎觉得自己的耳朵都给她们玷污了。

不久，二人下了古松蓊郁的山坡，走到面临榕树广场的云梯书院前面。

书院位于距榕树不远的一座庙宇对面，利用庙宇的一栋房屋作教室，小小的书院里也有四十个学生。教室里琅琅的书声和学生们的嬉笑声混成一片，一直传到户外。

人带着太明向这所古老的建筑物走去，因为突然从明亮的户外走进晦暗的屋内，视界一时模糊不清，过了一会，才慢慢地看清室内的陈设：室隅有一张木床，床上摆着四方的烟盘，烟盘上封灯闪着黯澹的火光。

那昏暗的灯光凄厉地照耀着烟枪、烟盒、烟挑等杂乱无章的鸦片用具，和横躺在旁边的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。

床前桌上堆满了书籍，还有一个插着几支朱笔的笔筒。

这时离夏季还有一段相当时间，但笔筒中却插着一把污秽不堪的羽毛扇，看起来很不顺眼。

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孔的画像，线香冒着一缕缕的青烟……这一切，使屋内充溢着隐居的气氛，显得越发浓重了。

老人走到床前，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：“彭先生！”

“那床上的学究张开迟钝的眼睛凝视着他的脸，突然用意外而有力的声调说：“哦，胡先生！”

久违久违！”

彭先生说着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。

整整仪容，又向隔壁的教室望了一眼，大声地申叱两句，顽童们的嚷器声顿时沉寂下来。

彭先生是胡老人的同窗秀才，学生时代曾经受过胡老人的照应，十载寒窗，终于得中秀才。他到处巡回着拜了一次客，富户们帮助他不少贺仪，彭秀才竟因此变得相当富有；但不久他又把那些钱财花得一千二净，依然恢复昔日贫困的生活。

当时乡间的读书人所能做的事，只有地理师、医生、相士和教书先生。

彭秀才选择了教学的生涯，在云梯书院当一位塾师，他一心向学，还做着未来举人、进士的美梦。

可是，自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以后，教育制度大加改革，从前那些登龙之术早就行不通了。

彭秀才腾达的迷梦破碎以后，便在云梯书院的小庙里度着虚的课徒生涯，三十年如一场春梦，与其说是作育英才，毋宁说聊以*是口更为适切。

他和胡老人谈话的时候，总喜欢用“斯文扫地”、“吾道衰微”之类的话，大叹其圣学没落。

而且，他只有对着太明，才会改用“贵公子今年几岁？”一类的语气去问他，这一方面是为了缅怀他自己已失去的童年，另一方面也有几分寄予期望的思。

太明照老人教他的话从容地回答着，还念出原乡唐山住址使彭秀才听了非常高兴。

老人今天带太明到这里来，原想请彭秀才来教育他的，但彭秀才认为通学距离太远，对于九岁的太明不大相宜，劝他过一两年再说。

可是胡老人无论如何要让孙儿学习汉文，现在乡间的私塾都停办了，除了云梯书院再也没有别的地方，就连这云梯书院，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招致封闭的厄运，所以他觉得再等一两年就太迟了。

由于胡老人竭力坚持，终于决定把太明送入云梯书院，为了通学不方便，所以改为寄宿。

老人离开心爱的孙儿，心里虽然有些舍不得，但为了他的学业前途，也不得不硬一硬心肠。

他们离开云梯书院的时候，彭秀才用红头绳穿了一百二十个铜钱，挂在太明的脖子上送给他。

<<亚细亚的孤儿>>

不久，当苦楝花开的阳春三月，太明穿着母亲为他新制的布鞋，戴着新碗帽，到云梯书院入学去了。

云梯书院 胡太明最初开始读《三字经》，先由老师口诵，然后跟着念，这样反覆念了两三遍，然后自己单独念，每日还要在老师面前背诵一两次。

从深邃的人生哲理到人文历史，包罗着各种格言的《三字经》，对于少年们未免过于深奥些，因此他们只能认识字义而已。

太明在家的时候曾经学过一些汉字，读《三字经》并不觉得怎样困难，所以学业进展得很顺利。

但云梯书院的那些顽童们，课余之暇总要找些快乐的消遣，譬如：下象棋、捉迷藏，还有半开玩笑式地偷窃附近人家的蔬菜或果物。

他们所偷窃的果物，春天是桃子、李子，夏天龙眼是少不了的，秋天最丰收的东西有番石榴、柚子、柿子等，冬天则有蜜橘。

顽童们的恶作剧几乎已成了日常的功课，通常他们总是趁彭秀才午睡的时间出去偷的——彭秀才最喜欢午睡，他每天从正午到下午二时是非睡不可的。

这种恶作剧常常引起附近人家的物议，可是最有趣的是这些顽童们的行为，无形中似乎也有些侠义之风。

譬如书院邻近那些人缘较好的老农们的果园，要偷的话无论多少都可以偷得到的，但他们却从不去偷；那出名的吝啬鬼老太婆的园子，却是他们掠夺的对象。

她防范得严密，顽童们躲在里面便愈觉得有趣。

这与其说是为了偷窃果物，毋宁说是对于这种行为——一种煞费苦心的狡狴的设计——得以顺利达成，感到无限的诱惑。

不过，这些顽童们倒是很怕彭先生的，他的教学法非常严厉，对于品性不良的学生，总是毫不留情地惩罚。

彭先生因为吸鸦片的关系，早晨起身极早，天还没有亮，就可以听到他“呼噜呼噜”吸水烟的声音了，那声音停止以后，接着房门便“呀”地一声打开了。

寄宿生一听到这种讯号，便起身去帮助他种花草，彭先生这才把蚊帐似的长袍下襟塞在腰间走下台阶来。

他除了教书的时间以外，大白天也躲在房里抽鸦片，所以他那瘦削的脸庞，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，虽然映照在晨曦中，但仍然看不见一点红晕。

他的嘴唇是青灰色的，牙齿是焦黑的，那只端着水烟筒的左手指甲，差不多有一寸多长，他除了吸鸦片以外，对于世上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，也不与人交往，除了教学以外，对学生几乎完全不开口。

他每天早晨要到庭院里看花，这已成了他日常的课程，尤其特别喜爱兰花和菊花，三十年来，他几乎就是这样生活着的。

有一天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：太明和四五个同学正在书院附近的野外游玩，忽然对面来了一头水牛，它一面吃草一面慢吞吞地向太明走过来，太明却把它当作周围那些游牧风物中的美丽的点缀品来欣赏，所以丝毫不具戒心。

他站起来摸摸水牛的角，想对它表示亲善，谁知正当他的双手触到水牛角的瞬间，突然感到眼前一阵昏黑，同时全身失去平衡，重重地被撞倒在地上，顿时便昏厥过去。

受惊的水牛把头一晃，牛角正好刺入太明的腰间，太明只恍恍惚惚地记得有人把他抱起来，但不久便陷入昏睡状态。

醒来的时候他已经睡在床上，父母焦急地望着他，腰间疼得直发麻。

太明看见母亲在哭，才明白自己发生了什么事，并且回忆起被水牛角刺伤时的惊险镜头，可是那已经像是遥远的记忆了。

太明的父亲——他是中医——见他苏醒了，回头对周围的人说：“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大家不必担心，伤口已经敷了熊胆，参汤也喝过了。”

彭秀才也陪伴在枕边，口里连声说着：“恭喜！”

恭喜！

太明见了彭秀才，才迷迷糊糊地记起这里是云梯书院，他的父母是得了消息以后，越过穿龙颈赶到这里来的。

<<亚细亚的孤儿>>

第二天，太明为了回家休养，便乘轿子离开了云梯书院，从此开始疗养的生活。那时因为西医太少，只好用草药敷敷伤口；另一方面母亲每天到处求神拜佛，许愿祈求他早日痊愈，又带回些香灰给他吃。

幸而伤口没有化脓，医治经过相当良好，但太明离开病床的时候，已经快近腊月了。

太明的伤势终于痊愈了，腊月也一天天地接近，家人都忙碌起来：母亲专心一意地在灯下做太明的新鞋和妹妹的新帽；她把破布一块一块排好，细心地用麻丝缝好做鞋底。

鞋面却是用黑鹅绒做的，上面绣有山茶花。

妹妹的绢子上绣着鲜艳的牡丹花，和红色的公鸡，还系上两个小铃子。

父亲每天一早就出门去，见面的机会很少；哥哥和男佣在田里收甘薯，要工作到很迟才回家；嫂嫂把甘薯装在大桶里，让它发酵制酒……他们之中只有胡老人比较空闲些。

孩子们有的谈做年糕的事，有的得意洋洋地比赛新鞋，有的老早便开始计算杀猪的日子了。

<<亚细亚的孤儿>>

编辑推荐

吴浊流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，作为著名的台湾爱国作家，吴浊流被台湾文学界誉为“默默耕耘的‘血性男儿’”，“推动战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灵魂人物之一”。吴浊流的小说，多半以知识分子为主角，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撷取台湾社会、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种种病态，予以无情的暴露和鞭挞。

本书收录了他的亚细亚的孤儿、水月、泥沼中的金鲤鱼、功狗、先生妈、陈大人、波茨坦科长等九篇作品。

<<亚细亚的孤儿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